

旅人手記

我時常無法確定要不要去做一件事，或者說，很多事都是如此。例如，我最近在考慮要不要和姐姐去西北，那一幅邊境之地，地勢起伏且海拔未知，如果沒有一雙眼睛，那它永遠未知，未知等同充滿變化。但現在已不是如此，我們向上發送一台機器到沒有任何空隙也就沒有任何聲響的布幕上，在那塊布幕上，光作為一種且是唯一的一種辨識事物存在的訊號消逝無蹤，光不再代表存在，甚至令人想到死去，光只是餘下的記憶的波動。在這股波動中，他還存在，他是一道遙遠的在黑夜裏垂降的音節，敲擊在空曠的布幕上，如我在夜晚的溼草地上走過，葉梢的露水貼附我的腳踝，又在移動中褪去，可以預期，且自然如此。

所以那一天，我試著問他，我是否要和姐姐去西北。我將難處告訴他——我有一堆工作沒有做完，有許多東西要寫，有許多景幕要拍。他說就在車上寫吧，或許能寫出什麼特別的東西。他並沒有說是什麼車，但他說話就是這樣，包納任何可能，讓所有動作在裏頭找到安睡的位置。我告訴他，姐姐的車上有一張自己裝造的工作桌，她時常就在旅程途中的休憩時間工作起來，在黑夜，會有一輛小車透著黃燈，像一隻停棲的金屬昆蟲發出著螢火。即便如他所說，我可以在姐姐的車上寫東西，而且會是在前往西北的途中，那樣的氣氛也很吸引我，但我還是躊躇不定，我在房間裏來回從這一角走到那一角，其實我也沒有思考任何東西，因為這個問題無從思考，我只是在感覺著我的感覺。我告訴他，很難決定，這和思考沒有關係。

他說那麼讓他問我幾個問題，要我在不思考下去回答。我說好啊。他問我——如果我桌上擺著一片西瓜，推測看起來放了一個下午，但房間有開著冷氣，我會不會吃。我說不會。他又問我——這時候我拿著那片西瓜，走到一個垃圾桶前，但垃圾桶上貼著資源回收標誌，此時我的手已經是黏的，我會不會將那片西瓜丟進去。我說不會。接著他問我——我繼續拿著那片西瓜，此時一個陌生的路人經過我，路人說他口渴到不行，請我給他西瓜，我會給嗎。我說給。他再問——當我給完後找地方洗手，但找了好一陣子卻沒找到，就在此時一輛車靠近我，後車門打開，是姐姐，她說：「我們去西北吧。」我會上車嗎。我說會。天啊，我會上車，並且擁抱她。我不知道這趟旅途的意義，所以我只能用感覺來決定，而不是思考。思考總是包含著大大小小的偏誤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是真的如此信賴思考，有時候，我們不信賴它的程度遠超乎我們的想像，如果讓我說原因，讓我用感覺來說，懷疑思考的局限有助於我們的生存，即使現在我已經不知道感覺的起點，但我總感覺，感覺和生存息息相關。李維史陀暗示過，我們到那麼遠的地方尋找的真理，只有在滌除了到那麼遠的地方汲取到的全部雜質，才能顯露本來的地方的價值。是的，為了達到目的，需要那麼多的努力與無謂的消耗。是的，這些從來不值得讚許，但無可避免。

就在今晚，我已經從西北回來。儘管只是一段很短的日子，卻彷彿我不曾去過、不曾在那裏活過，那一幅邊境之地，地勢起伏且海拔未知。在那裏，沒有鋪設好的道路，沒有一棵樹木，只有綠松色的湖坐落在高地的泥灰曠野中央，曠野上有兩道車轍的痕跡，如頑長的手指向前方的山，還有另外兩道痕跡，交錯疊在那兩道痕跡上，明明白白地指向來時的方向，像在告訴，你得來，但你終將得回去。這裏就是世界的盡頭，但很難想像，世界竟然沒有盡頭。

很難想像，就在今晚，我已經從西北回來。我想起海子的詩：「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籠罩／姐姐，我今夜只有戈壁／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／悲痛時握不住一顆淚滴」。